目录

1 前言

1 导　言　德国在哪里?

8 第一章　立国时代:日耳曼人与德意志人

8 一、古代日耳曼人

13 二、日耳曼部族民大迁徙

16 三、法兰克王国的兴衰

22 四、德意志人和德意志王国的出现

25 作者评曰

26 第二章　封建时代:民族国家的被延误

26 一、迟缓的封建化

30 二、皇权与教权:争霸欧洲

37 三、皇权与城市:互促还是互制?

41 四、皇权与诸侯:七选侯当家

45 作者评曰

47 第三章　宗教改革时代:民族运动的发端

48 一、路德与宗教改革

54 二、骑士宗教改革

56 三、人民宗教改革:闵采尔和农民战争

64 四、诸侯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

68 五、三十年战争:宗教改革时代的悲惨结局

78 作者评曰

79 第四章　普鲁士崛起时代:对德意志民族是祸是福?

81 一、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

85 二、普鲁士王国的崛起

91 三、"士兵王"的军事立国

95 四、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开明君主专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07 五、普鲁士精神和普奥争霸
112 作者评曰

114 **第五章 “启蒙”时代:从文化民族主义到政治民族主义**
114 一、德意志的启蒙运动
125 二、“狂飙突进”运动
129 三、法国大革命与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
135 四、拿破仑战争与德意志政治民族主义
142 作者评曰

143 **第六章 改革时代:民族统一运动的初霞**
143 一、奥地利玛丽-泰蕾西娅—约瑟夫改革
149 二、“第三德意志兰”的改革
151 三、普鲁士施泰茵—哈登贝格改革
158 四、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
163 作者评曰

165 **第七章 复辟时代:民族统一道路上进步与反动的较量**
165 一、沙俄的欧洲霸权政策和梅特涅的反动
173 二、现代化的开端
177 三、“莱茵文明”与“统一和自由运动”
181 四、李斯特和海涅
187 五、1848“红色革命”:时代的冲突与民族统一运动的高潮
191 作者评曰

193 **第八章 统一时代:“白色革命”与民族统一的完成**

一、统一的前提
二、统一的潮流
三、“宪法争执”和俾斯麦上台
四、俾斯麦进行的统一战争
作者评曰

第九章　工业化时代:民族国家的现代发展
一、统一与工业化高潮
二、统一与普鲁士式的政治现代化
三、统一与社会结构的现代化
四、俾斯麦的内外政策与俾斯麦的下台
作者评曰

第十章　“英雄时代”:从民族工运到国际工运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
二、拉萨尔和倍倍尔
三、“英雄时代”:反“非常法”的斗争
四、社会民主主义旗帜下的分歧和分裂
作者评曰

第十一章　强权时代:民族沙文主义的膨胀
一、德国帝国主义
二、威廉二世与他的“世界政策”
三、尼采、韦伯、爱因斯坦
四、德国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
作者评曰

第十二章　魏玛时代:共和时期的民族运动
一、十一月革命·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社会革命？
二、魏玛共和国的战后危机:民族内争与民族外争

三、魏玛共和国的相对稳定
四、希特勒的上台与共和国的覆灭
作者评曰

第十三章　纳粹统治时代：极端民族主义发了狂
一、“族民共同体”与“第三帝国”
二、纳粹法西斯专政的实质
三、纳粹法西斯：一种以战争为目的的极端民族主义
四、纳粹德国挑起全面世界大战
五、“第三帝国”的覆灭
作者评曰

第十四章　盟国管制时代：夹缝中的德意志民族
一、从德黑兰、雅尔塔到波茨坦
二、从纽伦堡审判、“四 D”计划到柏林危机
三、夹缝中的德意志民族
四、德国的被分裂
作者评曰

第十五章　重新崛起时代：一个民族两个国家
一、联邦德国的现代化进程
二、联邦德国成为经济大国和社会福利国家
三、民主德国的现代化进程
四、民主德国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强国和社会保障国家
五、德-德关系·从“哈尔斯坦原则”到“基础条约”
作者评曰

第十六章　再统一时代：一曲德意志民族的《欢乐颂》吗？
一、德国统一的机遇与挑战

二、从“柏林墙倒”到两德国家条约
三、“2+4”会议与《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的签订
四、1990 年 10 月 3 日:德国重新统一日
作者评曰

第十七章　龙与鹰:历史上中德民族的文化关系

一、缘起
二、汤若望-莱布尼茨时代
三、罗可可风尚与中国
四、歌德一代
五、文化碰撞·“图象”的变化
六、“向东方压进”与“向西方学习”
七、1919—1949 年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言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具有时代新意的、由中国人著述的西方国家通史，他们那具有时代新意的写作新构想，激起了我重新作新科学探索的劲头，于是我就贸然答应下来。当我一进入写作领域，立刻就发现，书的字数虽不多，难度却很大，几乎要作全盘的调整和审视，特别是要用现代化时代精神评述不同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

我从事德国史的学习、教学和研究，已有四十余年。我曾师从过民主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也师从过联邦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接受过不同观点的历史学派的教育。近二十多年来，我虽然不敢夸口说我已读遍国内外不同学派的德国史著作，但也读了很大部分有代表性的著作，而且我自己也曾主编过有关德国史著作。然而我总有这样一个感觉：它们的大部分似乎离现时代精神日益遥远，谈历史作用似在隔靴搔痒。我省悟到，写历史著作也必需站在时代精神的前列和进步事业的立场上；我虽然也不敢夸口说我已掌握了有关德国史的所有基本资料，但我却希望在这本书中的所有论述，都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尽量做到史实毋误，大事不漏，名人出岫。因此，我是很用心地、兢兢业业地、甚至带有惶恐的心情写完这本书的。现奉出求教于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求教于时代现实与时代精神的考验。

导　言　德国在哪里？

德意志兰？它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块地方。学术上的德意志兰从何处开始，政治上的德意志兰就在何处结束。

——F. 席勒

在当今世界上，除德意志人称自己的国土为“德意志兰”(Deutschland)外，恐怕只有中国人和日本人是按其音而予以称谓的，中国人称德意志兰为“德国”，日本人称之为“独逸”，而其他多数国家则称之为“日耳曼”(Germany)或其他名字。这些不同的称谓，虽各有其历史渊源，但也说明德意志兰问题的复杂性。

我们中国人把德意志兰简称为德国，算不上错，但却易于把国土(Land)和国家(Reich)两个不同的历史层面混淆。“德意志兰”主要指的是土地和祖国，属民族融合范畴，而“德国”却可指政治上的国家形态，属国家政治范畴。在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国土”和“国家”基本是相一致的，甚至可相互置换。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中国”理所当然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国土和国家，“德国”当然也理应代表着德意志民族的国土和国家。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对一个长期处于民族融合过程和长期政治分裂过程的德意志兰来说，“国土”和“国家”却是不一致的，而且是相互分离。学术界、知识界理念中的德意志国土和国家的统一体，在现实的政治中却往往并不存在。这才引出德意志作家和历史学家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在1795年写的讽刺诗中的大声呐喊：“德意志兰？它在哪里？”从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史考察，只有到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国后，德意志兰才包含了国土和国家相一致的含义，把德意志兰译成“德国”才真正名实相符。德意志史也才可以称为德国史。这一点我在这里先予说明。

“德国在哪里?”这是一个长期困扰德意志人的历史大课题。特别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下,在德意志的启蒙思想家和人文学者圈子中,对“德国在哪里”的反思特别强烈。1830 年大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 1749—1832) 痛苦地说:“我们没有一个城市,甚至没有一块地方可以使我们坚定地指出:这就是德国! 如果我们在维也纳这样问,答案是:这就是奥地利! 如果我们在柏林提出这样的问题,答案是:这里是普鲁士!”同时代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1773—1859),则是坚决反对德意志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的国家,认为有一个德意志民族的说法,“纯系一种神话”,“德意志兰”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已。梅特涅的话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不存在”一个德意志的民族国家。

显然,“德国在哪里?”课题的核心,乃是存不存在一个德意志人的民族国家,而“德意志人”和“德意志民族”本身又是在一种杂乱的、动荡不定的历史激流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和分裂,进而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分裂,就构成了德意志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从而也构成了德意志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公元 920 年,日耳曼人的东法兰克王国改称为“Regnum teutonicum”(德意志王国),开始了日耳曼人一些部落族民(Volker)的德意志化融合过程,这也可视为德意志历史的开端。这块首次被“找到”的德意志人国土,它的发展却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模糊的悲剧色彩,因为它潜藏着至少四重强大的分裂因素。第一重是国土地理上的。德意志王国居于欧洲的中央地带,素有“中央之国”之称,在东西两面都没有天然疆界。它的边界一直变化不定,或者由于外国人进入德意志兰,或者更多是德意志殖民者向外特别是向东方推进。由于周边都是其他国家,德意志人的领土扩张主要指向欧洲大陆而不是海外,东扩运动一直伸延到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诸国和俄国,这就构成了德意志人同欧洲东西部国家之间的严重冲突,特别是同东西强邻俄法之间的激烈争夺。德意志问题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欧洲问题”。欧洲国家特别是欧洲大国,历史上都是反对德意志统一的。第二重因素是民族构成中的“分崩离析”性。德意志兰远不是一个单一族民(Volk)、单一民族(Nation)的居住地区,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勃艮第人、弗里森人、盎格鲁萨克森人、士瓦本人、图林根人和斯拉夫人全都混合在一起,再加上北欧日耳曼族的波美

拉尼亚人、阿尔卑斯山北的巴伐利亚人、“肃漠”的普鲁士人和“热情”的莱茵兰人以及半斯拉夫的西里西亚人等，就构成了德意志人。我们很难想象被希特勒吹嘘为最高贵、最纯粹血统的德意志民族，其渊源竟是如此庞杂多样；我们也很难想象，这种民族的“分崩离析”性会对德意志人的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文化艺术思想产生如此不可思议的影响。第三重因素是德意志人精神（或称灵魂）的多重性和分殊性。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对德意志人的精神本质曾作过深刻的描述：“德意志人的灵魂首先是多重性的、多源头的、混合重叠的，而不是实实在在地建立起来的，这是由于它的起源：德意志民族是多种族民的最特殊的混合，也许其占优势的甚至是雅利安人之前的种族成分。因此，德意志人比起其他民族来，对他们自己就更为不可捉摸，更为复杂，更为矛盾，更为不可知，更难预测，更令人吃惊，甚至更为可怕”，“德意志人的灵魂中有一些通道和长廊，带有各种洞穴、掩体和地牢；它的杂乱无章具有神秘之美；德意志人很熟悉通向混乱的僻径。正如每个人都爱好自己的象征一样，德意志人爱好浮云和一切模糊的、发展变化的、朦胧的、不引人注意的和隐藏着的事物；对他来说，似乎凡是不稳定的、不成熟的、自行转移的和成长着的东西都是‘深邃’的。德意志人自己并不存在，他处于形成之中，他在发展他自己！”尼采在另一处说得更明确：“如果一个德意志人大胆声称：‘在我的心中啊，盘踞着两种精神’，那将是对真实情况的一种错误猜测。或者更确切些说，他远没有把精神的真正数目说够。”这种精神的多重性和矛盾性，凝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特性，而这种特性又决非像一些德国史学家所说的是“天赋的”或“先天的”，更不是决定德意志历史面貌的原始力量。相反德国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主要原因存在于它的历史之中，也就是由于它的发展演变。因此我们有必要追溯德国到非常遥远的过去，特别是18世纪末以来的巨大转变。第四重因素是不存在着一个中央王权，而存在着诸侯坐大的邦国主义。与西欧其他国家不同，王权在德意志兰从未达到中枢地位。神圣罗马帝国的传统统治着政治思想。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光环萦绕下，中世纪的德意志国王梦想建立一个全球帝国；他们的注意力经常是集中于意大利而不是德意志兰，他们的力量消耗在同教皇的无尽无休的斗争之中。德意志国王不得不要求其封建贵族给予援助，并对他们作出巨大的让步。正当法国君权在同封建贵族作斗争中巩固起来并使法国成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王朝国

家，以及进入近代时期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发生了封建主义的崩溃进而形成为紧密团结的民族国家之时，德意志的封建贵族分离主义势力反而日益猖獗，王权式微到不起作用的地步。德意志兰到17世纪中分裂成拥有主权的314个邦和1 475个独立骑士领地，中央王权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民族主义同普泛主义之间，大一统主义同邦国爱国主义之间，自由主义同封建主义之间，以及奥地利同普鲁士之间长期而深刻的冲突，正是德意志政治分裂的明显表现。这种政治分裂和紧张状况的结果，阻止了像在英国和法国发展起来的那种较正常、较健全的民族主义的出现。

德意志人和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就是充满了“德意志”和“非德意志”的较量，表现为“统一”和“分裂”相生相克的斗争。德意志民族愈是念及这种“分裂”，他们克服这种“分裂”的尝试也就愈是强有力。在欧洲的任何国家里，向心力和离心力的斗争都没有采取如此巨大的规模，达到某种类似精神变态的状况。德意志人把民族主义——从进步的民族主义到极端的民族主义——作为克服“分裂”的唯一手段，结果带给德国和世界的既是进步又是灾难。

综合起来说，德意志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不幸，是政治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德国在哪里？”主要也就是指责德意志兰的政治分裂。德意志民族是不可能在一个分裂的国家中发展壮大的。没有统一的国家带给德意志民族和人民的历史负面影响可说罄竹难书。不统一的德国不仅当过罗马教皇的“乳牛”，而且沦为欧洲实现了统一的民族大国法兰西、俄罗斯、英吉利、瑞典等的附庸，成为它们争霸的工具和牺牲品。因此，争取民族统一和国家统一就成为德意志民族的首要任务，并构成德意志历史的重要内容和进步趋势。内部的阶级冲突，集团争斗，政党纷争，家族仇怨，在争取民族统一的大局面前都退居次要。1517年路德的宗教改革，1807年开始的施泰茵改革，反拿破仑的民族战争，1848/1849年的德意志资产阶级革命，同时也都是德意志民族争取统一的伟大努力。但是这些运动相继失败了，他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克服造成德意志分裂的因素。德意志统一的大业最终是在普鲁士容克、“铁血宰相”俾斯麦领导下，通过统一战争于1871年完成的，俾斯麦的功业因而也就彪炳于德意志历史和世界历史。

近代德意志长期未能实现政治统一的主要因素究竟是什么？我以为普奥争霸德意志兰是主要的内因，而法俄争霸欧洲则是主要的外因。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者在德意志分裂的问题上起更关键的作用。法俄 1807 年提尔西特和约的签订，等于沿易北河线瓜分了欧洲和德意志兰·西部归拿破仑，东部归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拿破仑失败以后，德意志兰高涨的民族统一运动被沙俄一巴掌给打了下去，因此我们可以说，促成拿破仑战争后德意志兰分裂状况的主要国际原因，乃是沙俄的欧洲霸权政策，主要的国内原因是梅特涅反对德意志统一的“均势政策”。这就是我们看到沙俄联合奥地利以及普鲁士君主政体血腥镇压 1848 年欧洲革命和德意志革命的原因。但是普鲁士从 19 世纪 40 年代以来在德意志内部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从一个德意志分裂的主要因素，转变为德意志统一的代表和主导因素。19 世纪 30—40 年代开始的、50—60 年代大规模展开的普鲁士的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成为德意志民族要求统一的现实立足点和深厚的基础，俾斯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充当了德意志民族运动的代言人和“矛尖”的。俾斯麦已经清楚看到，所有的欧洲大国，都是德意志统一的敌对者，德意志的统一只有依靠德意志的民族运动，因而他取得了成功。俾斯麦第一次在真正的意义上解决了“德国在哪里？”的课题，虽然是把德意志的奥地利排除在统一的德国之外。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就像一颗新星突然在欧洲中心升起。从现在起，德国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欧洲问题”，而且成为一个“世界问题”。

但是俾斯麦的统一德国，具有一种“自上”的性质，不仅保留了专制主义的君主政体，加强了普鲁士王朝和容克在德国的统治，阻碍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完成，而且使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和俾斯麦在统一中煽起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渗入新帝国的各个领域，毒害了德意志民族的肌体。一种带有民族沙文主义情绪的争霸欧洲的活动，导致欧洲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和斗争的加剧，隐伏着德国再度被分裂的危险。

命运确实就是如此。正是俾斯麦逝世(1898)后不久，统一的、强大的德意志帝国，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巨大成功而积聚起来的扩张势能，通过巨大而集中的政治、军事力量，带到世界的竞争舞台。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威廉二世和“第三帝国”的元首希特勒都不承认“德国在哪里？”的课题已经解决，他们煽起德意志民族沙文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利用德意志民族和人民的巨大潜能，去争夺欧洲霸权和世界霸权，他们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传统，妄图建立“德意志世界帝国”。他们在短短的二十几年中接连挑起两次世界大战。希特勒不仅把英、法、苏、美等世界大国都作

为敌手卷了进去，而且把世界人民都作为敌手卷了进去，发动一场反人类的战争。于是我们看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溃败和皇冠落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彻底崩溃和元首自戕。德意志民族在享受了仅仅74年的统一成果后，重新面临着被分裂的命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分裂，纯系人为因素所致，外力的强制使然。其历史背景是希特勒发动了反人类的空前残酷的战争，德意志民族则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战后许多德国人和政治家们在他们的反思中都开始认识这一点，愿使德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直接把德国分裂开来的是东西方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斯大林的领土扩张政策首先割取了奥得-尼斯河线以东的11.4万平方公里的德国土地，交波兰管辖，而自己则占领了原波兰东部的1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并取得了东普鲁士的整个北部，包括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故乡柯尼斯贝格。波兰等于整个被西移了。德国失去1938年以前领土版图的1/4左右。更严重的后果是，原先世代生活在东部土地的德意志人被驱逐和强行“迁出”，造成战后近1 500万德意志人的大逃亡，其中死亡者达200万以上。这种做法给战后德国和欧洲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造成了复杂的、难以解决的民族矛盾。留下来的德国领土和柏林的分裂，纯粹出于苏美争夺欧洲霸权的需要。东部的民主德国和西部的联邦德国，分别被苏联和美国拉入自己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体系，成为苏美在欧洲冷战的前哨阵地。保持德国的永久分裂，是苏美战后德国政策的共同点。德国的分裂符合苏美的战略利益。

“德国在哪里？”课题再度摆在德意志民族面前。德意志民族的命运现在又只能依靠德意志民族自己。两个德国在战后都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联邦德国还很快跃入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证明德意志民族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无论“柏林墙”或东西德之间的边界墙，都割不断德意志民族的认同感和亲和力，德意志民族和人民中蕴藏着的统一潜流，是德意志民族最后实现德国再统一的深厚基地和精神保证。只要有一个苏美对德政策的“松动”机会，统一的潜流就会成为公开的行动。这个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终于来了，世界形势的强烈多极化和经济化，使美国不得不把联邦德国当成是“平等伙伴”；美国霸权地位的滑落，不得不对联邦德国多所依赖；而苏联同整个西方对峙了四十多年，几乎耗尽了它的整个经济力量；国内效能低下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又使它的国力无法加强，在外交上又屡屡受挫，戈尔巴乔夫不得不进行所谓“新思维”的革新试验，同时他

也看到，任何一种霸权图谋和扩张图谋一定会把自己带入末路。苏美态度的松动，引发了两德人民要求统一的热情。联邦德国的科尔政府，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大力推动德国统一的进程。

1990 年两个德国的和平统一，形式上是某种平等的联合，实际上是民主德国被合并到联邦德国，也就是说联邦德国统一了民主德国。据我看，这中间的原由有三，一是联邦德国战后的经济现代化取得巨大的成功，而民主德国的经济增长却远远赶不上联邦德国；二是联邦德国一直举着“德国统一”的旗帜，充当统一民族的代言人，而民主德国的领导人在 50 年代末起就开始放弃了“德国统一”的旗帜，这不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三是联邦德国虽受西方大国影响，但却有强大的实力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而民主德国却在政治上和外交上一直受到苏联的严格控制。

德国的再统一，又一次解决了“德国在哪里？”的历史课题。唯愿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和统一的德国能够吸取历史教训，永远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作出自己的新贡献。

第一章 立国时代:日耳曼人与德意志人

无论是谁,只要他说德语并觉得自己是德意志人,永远不应忘记,为了这一点他应该感谢谁。

——R. 拉克尔

应该感谢谁?拉克尔这位德国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明白无误地是指日耳曼人舍鲁斯奇部落首领赫尔曼(Hermann der Cherusker,公元前18或16年—公元后19或21年)。赫尔曼的罗马名字叫阿米尼乌斯(Arminius),他在公元9年的条顿堡森林战役中击败了瓦鲁斯的罗马军团,阻止了罗马人侵入现今德国人的地方。显然,德意志人和德意志国家的出现,同古代日耳曼人有着直接的渊源。

一、古代日耳曼人

公元前后,在今天的意大利以北,也就是当年罗马帝国北部边陲以外的那片景物荒凉、风光凄厉的中欧平原上,已定居着许多"蛮族"部落,他们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他们的生活状况、经济关系和社会组织也都不甚了了,仅仅由于同罗马人的不断冲突、经常战斗和转手贸易而被罗马人称为日耳曼人(Germannen)①,日耳曼这个名称的意思多半是"令人生畏的好战的战士"。

日耳曼人是现今德国境内的最初居民吗?显然不是。他们是通过不断的迁移来到这里的,时间约在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比这更

① 公元前9年,古希腊人波息同尼乌斯在其著作《历史》中大约第一次使用了日耳曼这个词。有人把日耳曼解释为是用投枪(Gera)的人(mann),但被一些德国史学家斥之为天方夜谭。

早迁入中欧和西欧大陆的雅利安人(印欧人种)，先有希腊人和拉丁人，他们后来占领了欧洲东南部的两个半岛；第二拨是斯基台人，现已绝迹；第三拨是凯尔特人，他们几乎成了中欧的“土著”，但却在第四拨日耳曼人的威逼下，一部分通过今天的德国，进入高卢，征服西班牙、不列颠和意大利北部，然后又被罗马人逐渐征服，并与当地罗马人融合，一部分或者被日耳曼人消灭或者与日耳曼人相融合；而第四拨日耳曼人的迁移，规模巨大，几个世纪里一股又一股地进入中欧，在同凯尔特人和其他族人的血腥斗争中，逐渐向南和西南伸展到莱茵河-美茵河一线。当第五拨斯拉夫人从东欧进入中欧时，被日耳曼人所阻，双方相持在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一线。人们不禁要问，如此众多的“蛮族”特别是日耳曼人究竟来自何处？比较权威的说法是，他们来自今天的中亚直至印度北部一带和波罗的海西部西南部。据说在那个时代，就像魔术似地从“地下”不断冒出一股又一股的人群，向西去，向西去。可惜迄今也未在这些地区和漫漫的迁移路上发现他们的遗迹。

日耳曼人属于印欧语族的日耳曼语支。他们有着共同的体征：金发、碧眼、高鼻、体形高大；他们之间有一定的血缘关系，语言基本可通，在迁移中形成不同的部落和部落联盟。这里我们应该强调，这些日耳曼语系部落不是人类学上的统一的类型，他们是在历史地发生的日益紧密的联系基础上形成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亲属关系的。他们的部落各有自己的名称，而不称自己是什么“日耳曼人”。到公元前一世纪，日耳曼人已遍布于多瑙河以北和莱茵河以东的广大地区。有几支日耳曼人已渡过莱茵河下游侵入高卢人的地域。高卢人既被罗马人征服，莱茵河下游西岸的日耳曼人也就臣服于罗马，其所占之狭长地带被划分成“上日耳曼尼亚”和“下日耳曼尼亚”两郡，属高卢省。这两郡之地又称为“罗马的日耳曼尼亚”，而莱茵河以东未归属罗马的广大地区则被称为“大日耳曼尼亚”，“日耳曼”这个名称后来就专指“大日耳曼尼亚”，大日耳曼尼亚正是后来德意志兰的基本领土。

对于这块掩藏在厚厚“蛮”幕后面的大日耳曼尼亚，我们只有从罗马统帅恺撒(Julius Caeser，前 100—前 44)的《高卢战记》、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23—79)的《自然史》和罗马贵族历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 Cornelius Publius，55—117 或 120)的《日耳曼尼亚志》中窥见一斑。另一个来源就是后来的考古发掘特别是 1897 年在下萨克

森的雅斯托夫村的地下发掘(称为“雅斯托夫文化”区)。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志》虽然多半不是他亲身实地的考察记录,却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对公元前后日耳曼人各个部落的分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整个日耳曼人的经济活动、社会组织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而雅斯托夫文化区的发掘,使我们了解到起自公元前 550 年延至公元前 300 年整个北部日耳曼尼亚的部落分布、生产、生活和文化状况。

根据记述和文化遗存可以辨认出,公元前后分布在莱茵河和奥得河之间广大地区的日耳曼人大致有五支。一支是在今天德国的西北部,操哥特语的温底尔人,属于这一支的有哥特人、斯基台人、勃艮第人、鲁吉人、汪达尔人、巴斯泰尔人诸部落;第二支是生活在北部半岛和北海沿岸的印盖窝内人,或称印盖窝内人文化同盟,属于这一支的有弗里斯人(主要两部落为基姆布利人和条顿人)、乔克人、萨克森人、盎格鲁人、米特人和舍鲁斯奇人诸部落,印盖窝内人大概是最早迁入大日耳曼尼亚的日耳曼支;第三支是居住在莱茵河下游右岸到威悉河上的伊斯泰窝内人,或称伊斯泰窝内人文化同盟,包括巴达维人、布鲁克泰人、哈马维人、卡滕人、哈图阿里人、马西佩特人、马昔人、邓克泰人、苏刚布利人以及后来起巨大作用的法兰克人诸部落和部落联盟;第四支是居住在易北河畔的厄尔密诺内人,或称厄尔密诺内人文化同盟,包括在波希米亚和摩尔多瓦的斯瓦比希人(即苏维汇人)同马可曼尼人和夸地人的部落联盟、易北河中游和萨勒河间的赫蒙杜利人、哈韦尔地区的塞姆诺人以及易北河下游的伦巴德人,他们后来形成为苏维汇人部落联盟和阿勒曼尼人部落联盟,为后来德意志人的主要构成部分;第五支是居住在易北河地区东面的佩夫金人,现已绝迹。

这些日耳曼部落的社会发展,同罗马帝国的影响不无关系。恺撒《高卢战记》所记,公元前一世纪的日耳曼人还处于氏族社会,从事畜牧和狩猎,过半游牧生活,知道农耕,但土地并未成为私有;到公元一世纪的塔西陀时代,日耳曼人的氏族社会已出现解体现象,但未出现国家;农业开始相对稳定,不是一年一易了;土地尚未成为私有财产。耕地定期按家族重新分配,每个家族各自经营份地;凡有功绩的人可以得到较多的土地;森林、牧场、荒地、水源等仍为氏族成员所共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古代日耳曼人时,把这个时期日耳曼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称为“日耳曼公社所有制”,或者叫做“马尔克”公社制。1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